

張岱年文集

張岱年文集

第五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4911 3

(京)新登字 158 号

《张岱年文集》(第五卷)

张 岱 年

责任编辑 段传极

☆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25 字数: 576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300

ISBN 7-302-01398-5/B · 13 (精) 定价: 28.00 元

ISBN 7-302-01399-3/B · 14 (平) 定价: 24.00 元

《张岱年文集》编委会

主 编：刘鄂培

编 委（按姓氏笔划）：

刘鄂培	刘晓峰	羊涤生	李春平
范学德	钱 逊	钱耕森	崔永东

《张岱年文集》第五卷

序

一九七七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学术界逐渐恢复了正常。《哲学研究》主编丁健生同志见访，告我《哲学研究》即将复刊，邀我写一篇论文，于是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于一九七八年春季刊出，是为我在多年沉默之后重新发表学术论文之始。一九七八年冬，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逐渐活跃起来，我着重研讨、论述了哲学史的理论分析方法、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以及孔子评价问题等，有所撰述。继而，北京大学恢复招收中国哲学史研究生，我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两门课程，嗣后将讲稿整理成为两本书。《张岱年文集》编委会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所写的论文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二书汇编为《文集》第五卷，由崔永东同志担任编排工作，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同志审阅校订。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二年二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张岱年文集

第五卷

目 录

序

第一编 论 文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对象和任务.....	3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	18
论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	37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哲学思想上的路线斗争	
——批判“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的谬论.....	51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联系.....	75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发微.....	104
老子哲学辨微.....	125
孔子哲学解析.....	141
谈孔子评价问题.....	156
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163
论庄子.....	186
扬雄评传.....	206
张载评传.....	236
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	271

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与唯心主义的关系·····	284
关于宋明“理气”学说的演变·····	297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304
沈善登的哲学思想·····	313
物质利益与道德理想·····	327
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	341

第二编 专 著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	355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521
〔附〕 张岱年先生著作、论文存目（1978—1983）·····	701

第 一 编

论 文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 对象和任务

哲学是一个译名，源出于古希腊。中国古代曾有哲人之称，而无哲学之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丘临卒之年曾慨叹：“哲人其萎乎！”孔丘自称哲人，但没有把他自己的学说称为哲学。中国古代是否有与西方所谓哲学相当的学问呢？如果有，哪些学说可称为哲学学说呢？这虽然是一个老问题，却仍有明确一下的必要。

我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哲学之名，却有哲学之实。孔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特别重视闻道。《庄子·养生主》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庖丁对文惠君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以道与技对举。《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关于道的学说，所谓道术之学可以说就是哲学。希腊所谓哲学，意为“爱智”；中国的哲学，则志在“闻道”。到北宋时代，有所谓义理之学。张载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理窟·义理》）清代学者以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所谓义理之学，就是今日所谓哲学。

所谓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孔丘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虽说“不可得而闻”，但是既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见平时曾经讲过。“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这就是孔丘关于天道的议论了。孟轲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尽心下》)，把圣人与天道联系起来。荀况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荀子特重人道，而他的《天论篇》对于天道也有所讨论。老庄谈天论道较多。关于天道、人道的理论，就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研讨，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关于天道的学说，古代西方谓之“后物理学”，汉语译为“形而上学”，这是形而上学一词的原义（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另外一个涵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讲到“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即“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①，其所谓形而上学指关于宇宙基本问题的玄想。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又分为本体论与宇宙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既有本体论的问题，也有宇宙论的问题。黑格尔讲“自然哲学”，作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20世纪资产阶级学者也有讲自然哲学的。恩格斯提出了“自然观”的名称。我们现在讲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学说，天道观、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这些名词都是可用的。

在天道的研讨中必然会提出如何才能认识天道的问题，这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在宋代义理之学中，称为“为学之方”。西方近代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越来越占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认识的起源与标准的问题，也是思想家经常讨论的问题。

西方近代哲学以认识论为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有空前的发展，许多关于宇宙的问题，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了。所以恩格斯曾表示，自然哲学已经“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9页。

的”，对于哲学“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恩格斯的这一主张乃是说在今日以后，自然哲学应该不存在了；但自然哲学或自然观曾经是哲学的一个主要方面，这还是历史的事实。

关于人道的问题，内容也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关于道德起源与道德标准的问题，亦即关于人生意义与人生理想的问题。这些学说普通称为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亦称人生哲学。20世纪初期以来，西方有不少哲学家以为伦理学不属于哲学本身。如罗素在《哲学大纲》（1927年）中曾经表示，“伦理学不应属于哲学的范围”。同意罗素此说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肯定伦理学说为哲学重要问题的思想家则为数更多。事实上，伦理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如此。如果研究中国哲学史而忽视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学说，那就未免陷于偏枯了。

司马迁自述他著书的目的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究天人之际”即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是了解历史演变的过程。“历史观”一词是近代才有的，但历史观之实却是古已有之的，不过比较简略而已。孔丘讲夏礼、殷礼、周礼的损益，而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是孔丘的历史观。商鞅讲“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这就是商君的历史观。《管子》书，孟、荀、韩非，也都有其历史观。汉、唐、宋、明的主要思想家，莫不有其历史观。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更有关于历史的较详的学说。历史观应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每一个哲学家有其着重研究的问题，有其自成一家之言的体系，不一定都有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这四个方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可能只有两个方面，甚至止有一个方面。例如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就仅仅讨论了认识论的问题。一个哲学家的体系，有其固有的层次，有其内在的联系，不能强行割裂。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家的学说确实有复杂的内容，包括不同的方面，是否可以分别叙述呢？事实上，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学说，条分缕析，分别叙述其各个方面的主要观点，这不一定就是割裂。是客观如实的分析，还是主观牵强的割裂，这就要看体会的深浅和理解的是否正确了。

天道人道的研讨，最终归结于治道。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六家都是探究治道的，司马谈指出这一点，这是他的卓识。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久已脱离哲学而独立发展。政治思想史，也可以单独研究，但哲学史中是否也要述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呢？应该承认，研究一个哲学家的学说，如果不研究他的政治思想，恐怕不易理解他的学说的阶级实质。如果研究了一个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却存而不论，避而不谈，恐怕也不足以表现一个哲学家思想体系的全貌。一个思想家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是和他的哲学学说密切相关的。所以，政治思想虽然不属于哲学本身，但是哲学史亦应述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至于政治家的政治思想，在哲学史中，就可以存而不论了。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美学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美学范围很广，多数哲学家也具有美学思想。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都有美学思想，却未必有关于自然观与认识论的表述。如果将文学家艺术家都列入哲学史中，未免范围太广了。而且美学包括关于诗、文、书、画等等的理论，与哲学主要问题并无直接联系。所以，美学史不妨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

家们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也应注意研究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以及政治思想。对于每一个哲学家的学说，应作全面的客观的考察，同时加以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指出其中心思想之所在。

二

与哲学史的范围密切联系的是哲学史的对象问题。哲学史的范围是哲学史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史的主题。

哲学史的主题是什么呢？列宁曾说：“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列宁这个命题，非常简括，需要细心体会。显然，列宁的意思不可能说哲学史就是人类的全部知识的历史。人类的全部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及社会知识，如果说哲学史包括全部自然科学及社会知识的历史，那就包罗万象，漫无边际了。

马克思早年曾论述哲学的特性说：

哲学家的成长并不象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

哲学是每一时代思想意识的精华，因此，哲学史应该是各时代的思想意识的精华的历史。毛泽东同志说：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③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63年版，第120—12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6年7月版，第773—774页。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史应该就是各个时代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历史。

所以，列宁所说“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应该理解为哲学史就是总体性的认识的历史，亦即各个时代概括性的总结性的认识的历史。

1947年，苏联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提出了一个定义，他说：

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日丹诺夫的这个定义，对于解放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决定性的影响。50年代初期，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就是依据这个定义进行的。但是，1957年以后，有人把日丹诺夫的定义简单化、公式化了，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带来了局限，使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遭到了抹煞。现在重新考察日丹诺夫的定义，我认为，它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有其一定的片面性。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推崇唯心主义，贬低唯物主义，不给唯物主义以应有的地位。在西方，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在中国，解放前基本上如此。而事实上，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旧唯物主义虽然失之简单，但也是推动正确认识前进的主要力量。在过去哲学发展过程中，揭示了一些客观真理的，主要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日丹诺夫的定义，肯定了唯物主义的应有的地位，指出了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这个定义对于哲学史的科学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有其历史的功绩。

应该指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对象的定义，是以列宁的学

说为依据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

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①

又说：

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②

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德谟克利特路线与柏拉图路线的斗争，一直延续了两千年。所以，把哲学史看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符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重要经典著作中所表述的基本思想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强调哲学史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者并无矛盾，而是相互补充。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解答。恩格斯指出：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③

在这里，恩格斯揭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联系与区别。他又说：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

① 《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28—129页。

② 同上书，第3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219页。

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①

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在古代即已有之，但到了近代才十分明确起来；虽然在近代才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但根源在于古代。我们不能否认，柏拉图反对德漠克利特的斗争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问题进行的。

所谓思维与存在，有广泛的意义。一般所谓唯心论，直译应是“观念论”，主张观念为本，而观念属于思维的领域。所谓思维，指一切观念性的东西；所谓存在指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列宁曾经指出：唯心主义“把自然界作为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把理性看作自然界的一小部分”^②。理性属于思维的范围，以为理性是自然界的本原，这是唯心论的主要形式之一。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乃是对于历史上各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概括。在历史上，这个问题，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能否认，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确实是古往今来哲学的最高问题。

所以，应该肯定，把哲学史看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确实揭示了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主要之点。

但是，在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有对立斗争的关系，也有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关系，更有相互包含、相互联结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了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

有些哲学家，总的倾向是唯物主义，而在个别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有些哲学家，总的倾向是唯心主义，而在个别问题上也同意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时同一个哲学家，在一个方面主张唯物主义，而在另一方面则赞同唯心主义；同一个哲学体系中，既有唯物主义的方面，又有唯心主义方面。两者相联并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1972年版，第156页。